



琉璃厂小志

孙殿起 著

新原点丛书

琉璃厂小志

孙殿起 著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琉璃厂小志 / 孙殿起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0.7

(新原点丛书)

ISBN 978-7-5458-0251-1

I. ①琉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文化史—史料—北京市

IV. ①K2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00816 号

责任编辑 梁健民

封面设计 鄢书径

技术编辑 丁 多

琉璃厂小志

孙殿起 著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×965 1/16

印 张 25

字 数 320,000

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0251-1/K·41

定 价 38.00 元

出版说明

十九、二十世纪之交，随着中国发生“五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”，中西封闭的地理、文化格局解体，中西交流日益增多，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学术研究方法投入极大的关注。无论是传统学者的自觉转型，还是留洋归来学人用西学治学方法研究探讨中国文化，传统的学术主流研究方法与西方的实证法、诠释法等交汇，激荡出不少新思想和新观念，这种学术方法上的创新，使民国学术面貌为之灿然一新，产生了一个卓然的学者群落。这批民国学人不管是秉持“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，还是守望知识度人、学术纯粹的天空，他们都以自己的思想、人格、学识、修养，为那个时代建立起了各个学科的新型学术范式。

时代发展到今日，那些当年建立的新型学术范式仍然规定着我们当下的学术研究路径。无论人们如何标新，如何骄傲，民国学人作为一个整体，像山一样绕不过去。事实上，他们一直是中国现当代学术的原点所在。

上海书店出版社长期以来致力于传统文化、文史资料、学术精品的整理和出版，《新原点丛书》本着这一出版传统，将优秀的民国学人的学术成果不断介绍给读者，希望这一举动能给当代学人的学术研究带来某种便利。

编纂凡例

一、本志所辑资料，博采约取，力求翔实。凡诗文笔记，或诸家志乘中有与琉璃厂及北京书市有关者皆在取材之列，并按其性质分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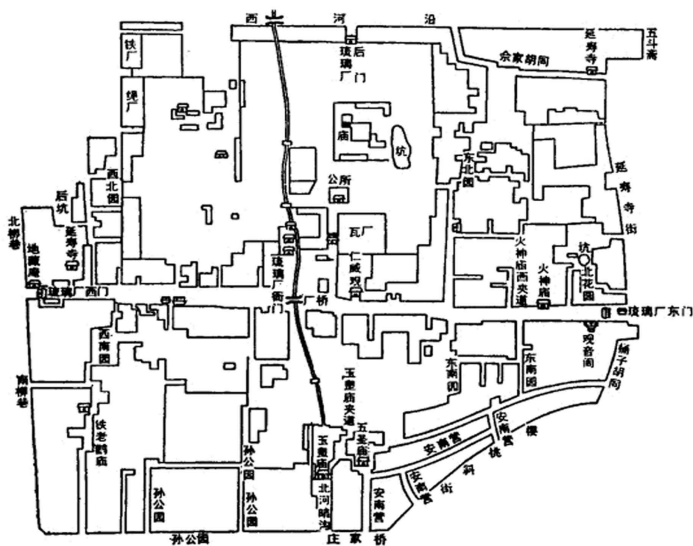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琉璃厂书市历年最久，享名亦最著，海内学人研究典籍，罔不于此求之。广安门内之慈仁寺，清初亦有书市，为时虽暂，而流风余韵，屡见于前人记述。东城隆福寺街书肆林立，盛况仅亚于琉璃厂。九城各巷，若东安市场、西单商场、北新桥、宣内大街、地安门大街及以前之护国寺、宣内海市街等处，亦皆有散设之书肆，例得并存，附于有关各章后。读者于此，可得北京数百年来旧书业之全貌。其他若字画、古玩等业，间亦附录一二。

三、北京旧书业及字画文玩，其所操事业，率皆师弟相传，各有渊源，兹将其师弟系统，详为编列，以书业为文化事业中之主要部分，故名之曰贩书传薪记，而以字画文玩等业附其后。编排次序，大致依各店铺开办年月之先后，间有一店数易其主而店务不改，则续于其后，不另起讫。

四、本志所记书业，以旧书为主，至如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以及其他新书肆，因非旧书系统，故不列入。

五、有关琉璃厂古迹及书市纪述之专书，其罕见者，收入附录，以广流传。

琉璃厂示意图 模乾隆间绘本



琉璃厂示意图说明

右图系据清乾隆时内府所制京城地图绘成；去今二百余年，迭经变革，已非旧观。彼时全厂面积宽广，东至五斗斋，西至方壶斋，故老传说“东有五斗，西有方壶”，即此谓也。其四至：北至西河沿，南至庄家桥及孙公园，东至延寿寺街及桶子胡同，西至南、北柳巷。厂甸中间有桥一座，桥北即琉璃窑。桥下通渠，北自西河沿而来，南达虎坊桥。厂桥以东，俗名厂桥东，西称厂桥西。桥之南北，本为通渠，后渐淤塞，东西两岸，积土如丘，淤泥污水，臭气熏天。琉璃窑前之隙地，自康熙年间，经窑厂监督汪文柏之倡议，建筑房舍，招商承租，自此商贾云集，乃成喧市。其后灯市又在此举行，游人益众，遂有光厂之称。厂桥废于民国初年，改明沟为暗沟，桥已失其作用矣。

目 录

第一章 概述 附叙厂诗辑 / 1

第二章 时代风尚 附琐记 / 59

第三章 书肆变迁记 附古玩业、其他行业 / 75

第四章 贩书传薪记 附古玩字画等业 / 147

第五章 文昌馆及火神庙 附慈仁寺书市、杂事诗辑、琉璃厂附近之遗迹等 / 194

第六章 学人遗事 附访书琐记 / 231

附录 /

琉璃厂书画题跋汇编 / 271

海王村所见书画录 / 342

海王村游记 / 362

第一章 概述

琉璃厂，辽时京东附郭一乡村耳，元于其地建琉璃窑，始有今名。清乾隆后，渐成喧市，特商贾所经营者，以书铺为最多，古玩、字画、文具、笺纸等次之，他类商品则甚少。旧时图书馆之制未行，文人有所需，无不求之厂肆；外省士子，入都应试，亦皆趋之若鹜。盖所谓琉璃厂者，已隐然为文化之中心，其地不特著闻于首都，亦且驰誉于全国也。兹特汇集古今关于琉璃厂事迹之记述，以供后人研究琉璃厂历史变迁之参考。所收资料，首重全面，其记叙某一部分之资料，则列于次要。

琉璃厂沿革考

张涵锐

琉璃厂，在辽时，地处京城东郊，野旷人稀。乾隆三十五年（一七七〇年），窑工取土于厂中隙地，于地穴下得李内贞铭石，有埋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等字，始知地即辽之海王村也。旧有延寿寺，寺基原极广廓，东至五斗斋，西至方壶斋，故老相传“东有五斗，西有方壶”，即指此。厂址则北至西河沿，南至臧家桥及孙公园，东至延寿寺街及桶子胡同，西至南、北柳巷。厂甸中间有桥一座，桥北即琉璃窑。今则仅和平门外，从西河沿以南，直抵琉璃厂中间（南新华街北口）南北十字路口一

带，始称厂甸。

自厂桥以东，俗名厂桥东，西称厂桥西；直至清中叶，仍是荒村景象。在元代（一二七七年——一三六七年）官方开始在此建立窑厂，制造琉璃瓦器（按：一九五三年，北京师范大学在此增建房舍，开基取土时，发现琉璃砖瓦及磨制瓦浆之大石磨盘数座）。

元代建都北京，名大都城，设窑四座，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。分厂在三家店，派工到西山采取制琉璃瓦器之原料，由水路运至海王村之琉璃窑，以备烧制。缘元代由此地至西山，水道畅通，可以用船只启运也。

至明代，琉璃窑规模更为扩充，向由宫内太监掌管窑厂。清代仍如明旧，有时兼派工部郎中分掌各职。

琉璃厂窑所制器物，有背兽、仙人、走兽、垂脊、掸头、搗头、套兽、吻匣、合角吻、勾头、滴水、正当勾、斜当勾、压带条、平口条、门当花、扇面、穿花龙扇面、花榻带、花欢门等类花样，以及其他器物。按制造所用原料，乃一种白色软石，质细色白，由山中凿挖以后，碾成细粉，再和泥成浆，以脚踏之，使其糅润粘合，捏成各式砖瓦形状，曝于烈日之下，使其中水分退净，再以细刀镌刻各种花样，复置于阴凉处，然后始能入窑。至于琉璃之色彩原料，多系金属矿质，绝非植物色素，例如绿色乃取铜中精华，蓝色乃洋素翠料，此项材料，出自龙门之赤城，所称紫石者是也。以水和金属矿质之色素细研成浆，调以马牙石，成后则可闪烁发光。凡用琉璃瓦盖成之殿宇屋顶，终年累月暴于风雨烈日中，而永不褪色者，以色彩融合在矿质分子中，故经久不变。按琉璃厂所制器物方法，昔人曾编有专书，名琉璃志，所记极详，虽至微如每件砖瓦以及各种器物之尺寸质量、售价，皆有详细记载，惜出书极少，流传不多。

明末诗人吴梅村诗集中，有咏及琉璃厂诗云：“琉璃旧厂虎坊西，月斧修成五色泥。遍插御花安凤吻，绛绳扶上广寒梯。”所称旧厂，当是彼时早已知名。吴梅村故宅在骡马市魏染胡同，即窑厂之西南约半里

许，彼时居民不多，房舍亦少，可以遥望也。

明代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七日有灯市，向在东华门一带展出，随后渐渐延长至灯市口。清初，南移于琉璃窑前，搭棚悬灯，一时称盛。日间窑厂之前，百戏杂陈，锣鼓震天，游人纷集。同时为适应社会需要，出售书籍、字画、古玩、儿童玩具及各种食物摊，鳞次栉比，此即厂甸市集之开始与书肆之来源。

北京书市之变迁源流，有资料可考者，远在明代。胡应麟少室山房集中有述及北京城内鬻书情形，盖即琉璃厂书市之滥觞。吾人欲知北京书市，溯本求源，当以此段资料为最早。胡氏云：“凡燕中书肆，多在大明门之右，及礼部门之外，及拱宸门之西。每会试举子，则书肆列于场前。每花朝后三日，则移于灯市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，则徙于城隍庙中。灯市极东，城隍庙极西，皆日中贸易所也。灯市岁三日，城隍庙月三日，至期百货萃焉，书其一也。”当时书市在内城者，即今前门内及东城之灯市口、西城之城隍庙街一带。

清初书市，移于南城广安门内慈仁寺，今名报国寺。王士禛池北偶谈云：“己亥于慈仁市上见客氏拜三字名刺，朱克生以三钱得之，赋客氏行。”又香祖笔记云：“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，百货云集，慈仁寺书摊只五六，往时间有秘本，二十年来绝无之。”此即城南有书市之始。所称往时间有秘本，二十年来绝无之，则货源渐稀，秘本难得，可知慈仁寺书市在彼时已渐步入衰落之境矣。

琉璃厂书市场发展时期，当在清乾隆三十八年（一七七三年）四库开馆之日起。当时参与工作者，多系翰詹中人，且多寓居宣南，而琉璃厂地点适中，与文士所居密迩，又小有林泉，可供游赏，故为文人学士所常至，书市乃应其需要而设。翁方纲复初斋诗集注云：“乾隆癸巳，开四库馆，即于翰林院藏书之所，分三处：凡内府秘书发出到院为一处；院中旧藏永乐大典内有摘钞成卷汇编成部者为一处；各省采进民间藏书为一处。每日清晨，诸臣入院，设大厨，供茶饭，午后归寓，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，详列书目，至琉璃厂书肆访之。是时浙江书贾奔轶辇

下，书坊以五柳居、文粹堂为最”云云。所称校阅某书，应考某典，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，可见当时琉璃厂书肆藏书之丰富。而四库全书之成，浙江书贾搜集之功，亦复不浅。

琉璃厂早年规模较大之书店，首数老二酉，起自明代，至清末始歇业。乾隆时琉璃厂书肆情况，益都李文藻所著琉璃厂书肆记所载颇详。李氏文中，叙及当时地方情形，为考早年琉璃厂沿革风物所不可忽略者。文曰：“琉璃厂因琉璃瓦窑为名，东西可二里许。……桥居厂中间，北与窑相对。桥以东，街狭，参以卖眼镜、烟筒、日用杂物者。桥以西，街阔，书肆外，惟古董店及卖法帖、裱字画、雕印章、包写书禀、刻板镌碑耳。近桥左右，……遇廷试，进场之具，如试笔、卷纸、墨壶、镇纸、弓绷，叠褥，备列焉。”

乾隆三十四年以前，琉璃厂书市情况，略如上述。兹补述琉璃厂地区景物，亦谈琉璃厂史者所不可不知也。自明季清初，琉璃厂一带，仍存在辽京东郊时况味，至清中叶之后，始渐成闹市。其资料散见于前人诗歌中者，清初龚鼎孳琉璃厂眺月同伯紫孝阿诗中有“……林塘意外幽。晴沙初吐月，高树总浮秋。扪萝石磴寒，山容薄醉看”等句，惟所称林塘高树、老萝石磴等景物，已渺焉弗存，土山亦被铲平，更无从西瞩香山叠翠矣。又魏象枢琉璃厂见白鹦鹉有感一诗，可以考见厂甸在二百年前密林深处，曾有贩鸟之市；诗中有“秋云高漠漠，是尔入林期”，蔼然仁者之言，有无限情怀，寄于微禽，亦惟野旷之区，能见秋云高飞也。又康熙时汪文柏之庚辰秋琉璃厂监造屋宇册籍走笔书怀诗，对于清朝入关后琉璃厂变化情形，言之历历如绘；而琉璃厂一带平民之苦况，更能描写尽致，将此反抗心情，传之诗篇，尤难得也。诗曰：“有明户口聚，九门患居民。皇朝定鼎初，出令从城闉。圈地分八旗，天兵为比邻。外城足官地，架屋许都人。所以琉璃厂，衡宇如鱼鳞。生聚六十年，结构非无因。秦鲁豫吴越，黔蜀楚粤闽。九州同复载，率土皆王臣。謁来多僦寓，名利羁其身。土著取租值，微薄堪养亲。若论公家地，履亩税始均。遗民费资斧，庀材及陶甄。奈何起间架，此议太不

仁。况有杂徭苦，露肘衣悬鹑。皇恩方浩浩，四海蠲租频。如何輶轂下，翻令人叹呻！余有守土责，实难减我唇。不顾司空怒，痛哭为具陈。体君爱黎庶，岂愁大吏嗔。位卑耻无权，有志终不伸。聊成五字诗，语鄙意颇真。倘值采风者，为我献枫宸。疲氓得苏息，霜霰回阳春。”又乾隆时杨道生九日偕萝延登琉璃窑土山迟近园不至诗云：“夕阳在林皋，往往从幽步。今日继斯游，登高正宜赋。虽无冈峦势，颇得烟霞趣。之子期不来，白云随去住。”亦可见彼时之土丘，尚可一登也。又同时洪亮吉十五夜琉璃厂步月诗云：“一市人如海，尘从隙处穿。帷车排巷窄，社火压场圆。浊酒呼朋饮，奇闻借客传。欲寻容足地，飞爆向肩然。”彼时盖已步入闹市阶段。而残存松楸废冢，尚未尽除，见于嘉庆时蔡夔月夜游琉璃厂后山诗云：“步月城南隅，行行到山嘴。一径入松楸，高莹讶新起。”亦实录也。又同时人张尹登厂阜记中云：“寓居琉璃厂仁威观之吕祖祠。琉璃厂者，京师雅游之所，东西两厂门，中去一里许，无杂物，悉列书籍、图书及鼎彝诸古玩器，以属于观门之外。观之内，一二道士亦不俗，时闻琴声铿然。祠为观别院。自余与二仆口语才歇，便寂如野处。又旁出门，向西山，每当日入月出，山景浮来，扑瓦上，一市苍然。观右有阁，颜曰瞻云，乃厂正门也。时有工部郎驺从呵斥，不得入。十月十一日乃游焉。黄碧盈目，悉成龙凤花卉之状，所谓琉璃者也。周遭数里，中有一小阜，高丈许，登之则西山蹲其侧，诸省府悉缀于南，凡予曩所游，咸在空濛中，以神来会。北向则宫阙参差，列于天半；……”可见当时窑厂门禁森严，平时禁人入内，非至十月十一日不得入览，惜无人考定十月十一日究为如何之典制也。厂甸早年风光，及新年中出售儿童玩物之品种，散见于诗文中者，有明代刘侗等帝京景物略中之春场篇云：“东之琉璃厂店，……卖琉璃瓶，盛朱鱼，转侧其影，大小俄忽。别有衔而嘘吸者，大声啾啾，小声啾啾，曰倒掖气。”此明代琉璃厂市所售之儿童玩物也。又龚鼎孳有初春琉璃厂灯市肇开观者甚盛诗云：“天宝传遗事，华灯帝阙东。即今多锦树，依旧领春风。箫鼓千官暇，楼台百戏中。小侯金弹子，斜日落雕

弓。”所叙灯市情景，历历如绘。宋荦筠廊偶笔有倒掖气条云：“京师琉璃厂，有卖倒掖气者，刘公馥秋部买得一枚于马上弄之，谓汪苕文民部琬曰：此事可入弹章”云云。此物究属何形，有何害处，今已无考。又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云：“顷于琉璃厂见一鬼工球，对心四寸许，牙色微黄，共十三层，以银针拨之，层层可转。”此物当系粤东所铸象牙球类也。又吴锡祺有正味斋日记云：“新年朝元会罢，士大夫联裾接袂，以纵游观，至收灯而止，谓之光厂。百戏之属，则有演书、跳鞞、料虎、驯熊、幻技、乔妆，穷变尽巧。”按向闻光厂之名，今始有征。又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云：“琉璃厂在正阳门外之西。厂制东三门，西一门，街长里许，中有石桥。桥西北为公廨。东北楼门上为瞻云阁，即窑厂之正门也。厂内官署、作房、神祠之外，地基宏敞，树林茂密，浓阴万态，烟水一泓。度石梁而西，有土阜高数十仞，可以登临眺远。门外隙地，博戏聚焉。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，百货云集，灯屏琉璃，万盏棚悬，玉轴牙签，千门联络，图书充栋，宝玩填街。……”周广业过夏杂录云：“正月朔至十七日，琉璃厂市集最盛，书画珍玩花木俱在火神庙。百戏杂物，在厂桥北隙地。”劳之辨静观堂诗集中有琉璃行云：“长安游冶兼佳丽，春日春风盛鸣曳。白雀争燃莲刹灯，青蛾竞访梳台髻。正阳门外闹元宵，金犍花骢意气骄。十里香尘迷锦幃，三更烟火走虹桥。繁华更数琉璃厂，五色云中黄赤壤。装得龙楼帝子居，烧成鸳瓦冬官掌。人工天巧让皇都，赛月光侔不夜珠。琥珀枕由脂作骨，琉璃钟是玉为肤。陶中变化多奇异，娱人能惬儿童意。觥筹吹来关塞声，葫芦现出鱼龙戏。官署前头作广场，鼎彝书画布成行。子卿善相君平卜，列肆垂帘一一忙。踏歌连臂无休歇，为趁兰灯并华月。玉漏频移纵胜游，金吾不禁因佳节。僦居两载厂门东，年去年来叹转蓬。君不见彩胜银幡仍似昨，春寒又起落梅风。”又王鸿绪燕京杂咏诗云：“官厂玲珑百物奇，琢成冰玉竞春嬉。豪家买得琉璃扇，珍重风前付雪儿。”所说官厂，即指琉璃厂。琉璃扇之为何物，其质与形，不可考矣。以上为明末至清代乾嘉间厂店情况。

道光前后，有方朔金台游学草厂肆篇云：“都门当岁首，街衢多寂静。惟有琉璃厂外二里长，终朝车马时驰骋。厂东门，秦碑汉帖如云屯。厂西门，书籍笺素家家新。桥上杂技无不有，可嫌不见何戏惟喧声。抔土人物饰绣服，剪彩花卉安泥盆。纸鸢能作美人与甲士，儿童之马皆为灯。一沟两岸香车满，与人拥处惟余喘。未解来意亦何为，油壁珠帘跌至晚。寸土尺地皆黄金，火神庙前摊如星。顺道斜入山门去，美哉士夫宜此行。左右不外书画耳，妙能雅俗兼古今。赵子固兰颇有致，米友仁山或存形。松雪行楷间亦是，衡山华亭尤多书以僧。最可笑者徽宗鹰，宣和玉玺朱描成，并跋百轴兹最神。此间虽曾栖道君，作虏未必常心清。纵或心情斯岂真！（原注：宋徽宗为虏北来，金人安之于延寿寺。钦宗时至云中，续由云中迁燕，与徽宗共居于愍忠寺，后始至霄郡与五国城。今厂之左右，皆延寿寺基也。今见鹰旁款题宣和御笔写于燕山，共数十幅，此幅觉尤神俊，故如是云。）诸城相国固近人，冷金笺字多伪成。俗手只云摹贺捷，不知枯中含腴尽如书种之精神。后院团团多宝玩，品鹭五陵年少惯。羡他豪士剧风流，携回汉镜兼唐剑。书生逐队亦何欢，除夕修钱剩百千。笑谈偶挈鸡林使，买得江南未见编。（原注：庙中奇书尤富，高丽使臣多环书走，余适衣冠过此，渠云：君系文职武职？余云：岂有武者翻书不置耶？渠亦笑颌，遂各买书数部而归。）”又方元鹄琉璃厂观百戏诗云：“天街雪后晴泥融，马蹄络绎嬉春风。广场绵蕞围百步，日高伐鼓声铜笼。妙手先呈碗珠技，宝碗长竿仆复起。痴猴假面绝倒人，瓦伶木偶嫌非真。於菟牙眼吁可怖，调伏不殊狗与兔。亦有孤熊馋舐掌，筋斗缘橦自来往。竿木随身各自忙，谐谑休笑侏儒倡。世间优孟衣冠伪，我亦相陪百戏场。”又梅曾亮厂甸诗云：“风光引逐众人行，半是车声半市声。我惜春忙人怕缓，烧灯时节卖风箏。”又蒋沅燕台杂咏云：“广场百戏上元齐，灯影辉煌月色低。知道金吾不禁夜，星桥火树厂门西。（原注：上元夜，沿街俱张灯彩，琉璃厂为游人聚处。）”又史梦兰之光厂即日云：“火齐珊瑚间木难，趁墟人自宝山还。手持匕箸浑难下，大似何曾食万钱。（原注：都门灯市，以琉璃

厂为最。厂前陈设，珠玉玩好毕集，自正月初四五至十六七而罢，名曰光厂。）”又沈丙莹都门新年词云：“琉璃厂里琉璃器，盛得鱼苗血色朱。又听街头声哧哧，儿童口插响壶卢。”按所说响壶卢，大似倒掖气，近年来已绝迹矣。以上为道光前后，琉璃厂新春情景。

李慈铭桃花圣解盒日记，同治十一年正月十四日，叙及当时厂甸云：“下午复游厂市，至窑甸中，旁有吕祖祠，妇女烧香者尤众。前者有小石桥，已陷土中，俗名厂桥，盖明嘉靖以前，外城未筑时，此地有水，西流为清厂潭，又西南为章家桥，又南为虎坊桥，又南为潘家河，而自厂桥南为梁家园，可引凉水河，处处经脉流通，今皆久成平陆，并凉水河亦久迷其处”云云。所指清厂潭者，在琉璃厂西门外，即今之前青厂一带是也。

今海王村公园稍北之北京师范大学即窑厂旧基，本有土丘，清光绪年间，每届春暖风和，南城一带儿童，多在此放风筝。当日风俗，有光绪十二年李虹若所编朝市丛载内所刊厂甸正月竹枝词十二首，记之极详。词曰：“学生放学放风筝，观是仁威不著名。哦咤蜈蚣声不响，厂桥今日换蒲绷。”“火神庙接吕祖祠，购买新书归去迟。价比坊中平日贵，两人笑向说便宜。”“仙境蓬莱琉璃坊，六壬相法说荒唐。殷殷犹问明年运，两鬓新沾昨夜霜。”“香墨春联福禄林，沙蛇一道臭沟深。携蒲骰子探怀出，袖手高呼买口琴。”“杂沓游人裙屐同，阳和烟景凤城中。更寻西北城边路，观上仍名曹老公。”“雪晴满路是泥塘，车畔呼儿走不忙。三尺动摇风欲折，葫芦一串蘸冰糖。”“狗熊傀儡互喧阗，污粉淋漓跑旱船。抖起空竹入云表，千人仰面站沟沿。”“真贋图书辨目工，清风明月一钱同。宜知鼠璞无昂值，笑指留系考相公。”“大鞍车驻厂桥东，鬓影衣香纱碧笼。一串朝珠呼太太，报捐夫婿是郎中。”“蓝布长衫两腿盘，三河小妇跨车辕。金钱抛出珠帘揭，竹马泥孩摆一摊。”“花盆鞋底样翻新，扁担长弯入座人。到耳一声糖豌豆，蔗霜五色杂瓜仁。”“小帽长衫才散衙，缎靴健仆走横斜。摘将眼镜匆匆避，对面偏逢太太车。”宋伯鲁京师新岁戏作俳谐体六首，其一云：

“十色璘斑百宝陈，海王村市踏红尘，哥瓷子玉皆无价，土偶绘花总乱真。残雪润流箫鼓韵，夕阳人醉绮罗春。探奇更到祝融寺，凤羽麟毛眩目新。”按末两句系指火神庙而言。又鲍东植都门百二咏云：“厂甸开时百货全，肩摩毂击日喧阗。风筝骨董兼糖豆，尽赚儿童大老钱。”又夏仁虎厂甸新春竹枝词云：“寻常装裹镇疏慵，话到春游兴转浓。不下珠帘恣俊赏，嫩寒禁得纸鸳风。”“锦衣怒马逐尘香，白皙谁家年少郎。赢得车中一回顾，如膺九锡下华堂。”“玻璃一尺亚轻纱，灼灼钗光溜鬓鸦。浪蝶游蜂误相逐，车帘斜插相生花。”“清游未足易黄昏，鱼钥先愁下禁闾。陌上花开休缓缓，一鞭归路指前尘。”“春来眼福数谁先，腰剑肩章立两边。闲煞金吾无个事，凭伊点缀太平年。”“窄袖长袍结束新，蛮靴细碎蹙香尘。女儿爱作男儿样，扑朔迷离辨未真。”

“空际晨星点点浮，也将科学作嬉游。风前拍手天边看，知有人抛养气球。”“无遮会里竞时新，忒利华鬘拥色身。清兴未阑宜斗茗，大家齐上上林春。”昔年元夕，琉璃厂设铁判官，高丈余，空其腹，以煤炭薰之，耳目口鼻皆火光，谓之火判官。又一说是泥塑判官。陈文瑞瘦松柏斋初集光厂词云：“揭从陶瓦看琉璃，第地张帷遍酒巵。好月当头浣中上，美游如蚁厂东西。”“春随地气上腾时，羊角风罡旋旋吹。天半纸鸢飞去稳，辘车闲理手中丝。”“岳王祠宇铁人跪，秦相威名火判烧。比似西湖买黄胖，十千傀儡几焦饶。”“落灯前后试灯初，夜市人多午市如。容易光阴倏燕九，雪花风里不停车。”“琳琅珠玉宝山辉，蠹简鱼笈售者稀。我不负游游负我，百钱时购异书归。”述火判，兼述当日风俗，堪供参考。

清代每逢子、午、卯、酉之年，顺天乡试，士子麇集都门，三场试毕，多因远道留滞辇毂，静候榜音。发榜日期，约在重阳前后，例由钦天监选择，届期清晨，主试及各房考齐集衡鉴堂，公同取出中式各卷，逐一校对，朱墨无误，然后开拆弥封，付写榜吏填写姓名、籍贯。维时大门封锁，内外关防严密，任何人不能随意出入，惟向业报房之人，预先贿通闱中侍役，嗣榜吏填榜时，随取小红纸书中式者姓名，从门隙递